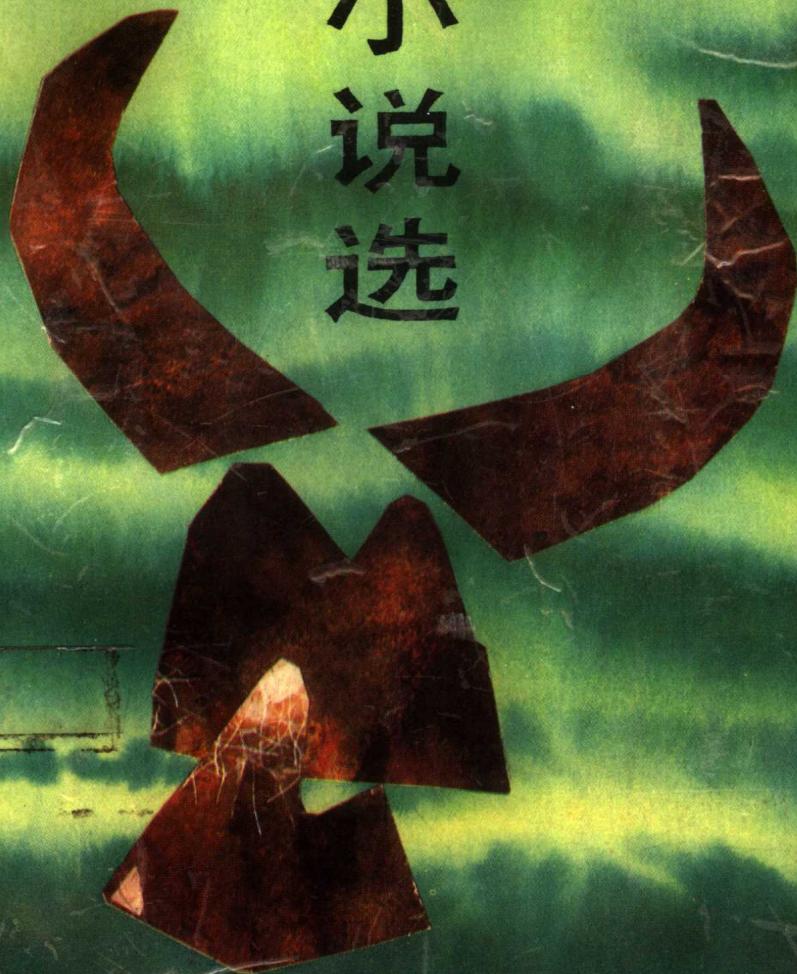


沈从文小说选



# 小说选



【湘】新登字002号

## 沈从文小说选

责任编辑：张翅翔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81年1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 插页：5

字数：371,000 印数：10,401 —18,900

ISBN7—5404—0862—6

I·680 定价：7.80元



《边城》插图之一 (水 彩)

作者：许涌 胡薇薇

CA751101



《边城》插图之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边城》插图之三



《边城》插图之四

## 题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请人从我过去作品中，挑选出部分我用湘西家乡人事景物风俗习惯为题材写成的散文和小说，准备分别印两个集子，希望我在书前说几句话。寄来两份草目，搁置案头已多日，实在不知从何谈起。因为这些作品，绝大部分产生于四五十年前；而我和文学方面隔绝，也已经三十多年了。经过十年浩劫灾难性狂风暴雨，一些对革命、对国家人民有过极大贡献的有用人才，一些我四十年来的同行同事朋友，很多人在倏忽而来的风暴中死去。我在这场变动中，居然活下来，现在并且有机会让我这些旧作重新出版，面对这两份草目，真不免有隔世之感。

我如何开始写作，我对于文艺的看法以及我的写作态度，在我过去几个集子的序言和题记中已多次谈过，基本上都谈尽了。通过作品本身，反映得更加清楚明白。我自知是个资质平凡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一半近于偶然。一半是正当生命成熟时，和当时新的报刊反映的新思潮的接触中，激发了我一种追求独立自由的童心和幻想。但我明白搞文学创作不是件容易事，必须把习作年限放长一些，用“锲而不舍”的精神，长远从试探中取得经验，才有可能慢慢得到应有进展。所以前一时期的写作，只当一般“习作”看待，在数量上虽不少，却在被别人否定之前，自己早已否定了。直到接近三

十年代，手中一支笔，才开始能较有计划用到我熟悉的人事上，文字逐渐运用得比较准确自然。叙事抒情虽稍稍见出点新意，但距离我希望达到的目标还很远很远。

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条延长千里水路的沅水流域。对沅水和它的五个支流、十多个县份的城镇及几百大小水码头给我留下人事哀乐、景物印象，想试试作综合处理，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效果。三十年代，我又有机会两次回到我家乡那片土地上，后一次且在我少年时代第一次离家停留处沅陵住下三四个月。人事接触多一些，并较深明白家乡的变化和不少问题，因就我熟悉热爱的故乡种种见闻，写了一组散文，题名为《湘西》。当时抗日战争正在发展中，南京业已沦陷，战事正向长江中部武汉逼近，湘西成了军事后方，许多公私机关和大批逃难人民向沅水流域迁移。我受了一位老革命家的启发，深深感到必须加强团结，巩固后方安定，方不至于影响整个局面。有关苗民问题，负责当局更必须重新考虑，应当有个新认识，纠正过去把集中在凤凰、乾城、永绥<sup>①</sup>三县的苗族同胞当成被征服者的错误看法。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才不至于出问题。至于湘西人民，也应当有一种新的认识，充满热情勇气，怀着信心自重，才可望支持抗战到底，为将来当家作主建设国家作准备。只有这样，才可望改变社会面貌。这些意见，当时说来，还近于荒唐的希望。可是，抗战结束不多几年，从全国

---

① 乾城，解放后改名吉首；永绥，解放后改名花垣。

——编者

解放开始，湘西逐渐在前进在改变。湘西土家族和苗族已成立了联合自治州。过去绝大部分人是文盲，目前自治州已有了吉首大学，副校长及部分教师已由苗族担任。前后对照看看，起了多大变化！

近年来我的某些作品，被一些好意的国内外读者，给以重新认识和评价，其实都近于过誉。由我自己说来，我所有作品，都还只能说是一个开端，远远没有达到我的目标。主要期望，还应分寄托在那些久经锻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新中国新时代作家身上。事实证明，许许多多这样优秀的中青年作家正在不断涌现出来，他们必将写出更多扎实的好作品。至于我这两本习作，能看做探路打前站的哨兵纪录，对家乡同好起点参考作用，就足够了。

沈从文

一九八一，六，一，北京

## 重印说明

1981年，原湖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组约请沈从文先生编定小说选、散文选各一本，这大概是作者生前亲自编定的最后两部选集。出版之后，深受读者喜爱，沈先生手泽犹香，而他去世已三年了。我们重印此书，聊寄怀念之忱。

本书曾由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成立，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原湖南人民版文艺书籍均移交我社。这次重印，采用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纸型，特此说明。

湖南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题记

福生	1
我的小学教育	7
柏子	18
龙朱	26
媚金，豹子与那羊	47
牛	60
菜园	77
萧萧	88
丈夫	105
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	126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38
三三	163
虎雏	192
月下小景——新十日谈之序曲	220
边城	234
顾问官	327
新与旧	338

贵生	349
长河	375
人与地	375
秋（幼中百篇）	388
桔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405
吕家坪的人事	427
摘桔子——黑中俏和枣子脸	446
大帮船拢码头时	462
买桔子	476
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491
枫木坳	501
巧而不巧	518
社戏	529
雪晴	540
巧秀和冬生	548
后记	567

## 福 生

哈，看看背书轮到最小的福生来了，大家都高兴。

虽说师母已在灶房烧了夜火，然而太阳还刚转黄色，爬到院中那木屏风头上不动，这可证明无论如何，放学后，还有两个时辰以上足供嬉戏他们玩耍。

“呀，呀，呀，呀，昔——昔——”

“昔孟——”

“昔孟——呀，呀，呀，呀，昔孟——呀，呀，……”

“昔孟母！”先生拈了一下福生耳朵，生着照例对于这几个不能背书的孩子应有的那种气。

求放学的心思，先生当然不及学生那么来得诚恳而热烈。然而他自己似乎也有一点儿发急，因背夜书还不到第二个时，师母就已进来向先生讨过烧火的纸煤子了。

“昔孟母，择——呀，呀，呀，择，择邻……”

“择邻处！”这声音是这样的严重：一个两个正预备夹书包离开这牢狱的小孩，给那最后一个“处”字，都震得屁股重贴上板凳！

大家怔怔的望着先生那只手——是第四个指头与小手指都长有两寸多长灰指甲的左手。这时的手已与福生的耳朵相接触了，福生的头便自然而然歪起来。他腿弯子也在筛颤，

可是却无一个人去注意。

“蠢东西！怎么，这大半天念四句书也念不下呢？”先生上牙齿又咬着下口唇了，大家都明瞭先生是气愤。至于先生究竟为什么而气愤，孩子们都还小，似乎谁也不能知道。也许这是先生对于学生太热心了的缘故吧！不然，为甚先生的气总象放在喉管边一样，一遇学生咿唔了三次以上脸就绯红！

“你看人家云云比你才大过好远，一天就读那么多书。你呢，连这样四句好念的书，读了半天，一句整的也记不到。同人吵嘴……哼！都为我规矩坐到！就慌到散学了罢？……同人吵嘴就算得头一个，只听见一个人镇天吱吱喳喳，声气同山麻雀似的伶脆，读书又这样不行！”福生耳朵内听到的只是嗡嗡隆隆，但从先生音调顿挫中知道是在教训自己。

先生的手，依然恢复原状，在他嘴巴边上那五七根黄须上抹着了。歪过头来许久的福生，脸已胀得绯红，若先生当真忘了手的疲倦，再这样继续拈下去，则福生左眼的眼泪会流到右眼——连同右眼所酿汇的又一同流到右颊上去，这是不用说的事。先生手虽暂时脱离了福生耳朵，然而书一句背诵不得的福生，难道处罚就是这么轻快容易，拈一阵就算了？哪有这种松活事？若果光拈一阵耳朵完事，那末，我们都不消念书，让先生各拈一阵耳朵就得！根据过去的经验，福生在受处罚之先，依然就先把眼里所有的热泪吓得一齐跑眼眶外来。此外七八个书包业已整理好了的学生，各注意到福生刚被拈着的那只大耳朵，紫紫红红，觉得好笑。但经先生森然的目光一瞥，目光过处都象有冰一般冷的东西洒过，大家脸上聚集着的笑纹也早又吓得不知去向了。大家都

怔怔的没有做声。

大家既怔怔的没有做声，相互的各看了近座同学一眼后，便又不约而同的把视线集中到先生正在脸上抓动的那两个有趣长指甲。这指甲之价值，从先生那种小心保护中已可知道，然而当日有听到先生讲这指甲的德行的，便又知道除美丽，把人弄得斯斯文文以外，还可刮末治百毒，比洋参高丽参还可贵。

“今天不准回家吃饭！”

大家心里原来都正是为这件事情悬住了。自从这死刑由先生严重有威还夹了点余怒的口中说出后，各人都似乎感觉这一件东西忽然便落到心上。但是，大家接着便又起了第二个疑虑：觉得先生不准吃饭的意思，是把福生单独留到这里，还是象从前罚桂林一样：要他跪在孔夫子面前把书念熟——而大家各都坐在位上陪等，到背了后再一齐放学？这在先生第二道命令没有宣布以前，还是无法知道消息的好丑。

若果不幸先生第一道命令的含义与处置的方法是根据桂林那次办去，这影响于另外这几个人玩耍的兴致就多得说不出口——因此，大家在这刹那中，又都有点恨尽自昔昔昔——连“昔孟母”三字也背不下去的福生。

“宋祥钧！”

云云听到先生叫他的名字，忙把书包夹到胁下窝，走到孔夫子牌子前恭恭敬敬将腰勾一下，回转身来，向先生又照样勾了一下，出去了。

“周思茂！”先生在云云出去后一阵子又点到第二个名字。那高高长长的周莽子，在先生“茂”字还未出口时已离了

座位，——他也照样的勾了两次腰，若不措意，但实在略略带了点骄矜意思，觑了还在方桌边低头站着的福生一眼。

先生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发放这些小学生回去。他意思是以为若不这么一个一个放出，让他们一伙儿出去，则在学堂中已有了皮绊，曾斗过口的学生，会一出大门就寻衅相打动起手来了。如今既可免去他们在街上打架，并且这方法好处又能使学生知道发愤，都想早把书背完则放学也可占第一，兼寓奖励之意。其实这一帮小顽皮孩子，老早就约了放学后各在学堂外坐候，一齐往北门外河滩上去玩的：就是打架也是这么约等，先生还不是在梦中吗！

凡是出去的向孔夫子与先生行礼外，都莫不照样用那双小而狡猾的眼睛把那位桌子边竖矗站着觫觫不安的福生刷一下。这不待福生抬头也能知道。可怜的福生，从湿润朦胧的斜视里，见到过门限时每一个同学那双脚一起一落地运载着身子出去，心里便象这个同学又把他心或身上的某一部分也同时带去了！直到先生声音停顿中吹起水烟袋来，他自己才忽地醒转来认清自己还是整个——也只有这整个身子留到这冷落怕人的书房中。

遵命把那本《三字经》刚又经先生点过一道的“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四句书杂夹着些咿咿唔唔读着的福生，一个人坐到桌子上，觉得越读下去房子也越宽大起来了。

……周莽子这时好不快活！他必是捲起裤脚筒，在那浅不过膝清幽幽的河水里翻捉螃蟹了！那螃蟹比钱还小，死后就变成红色。……云云正同傩傩他们在挖沙子滚沙宝，做泥巴炮，或者又是在捡瓦片儿打漂水也说不定。要是洗澡，那